

刘文立，外号“刘能说”，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北海公园派出所民警。他能用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跟老外聊上几个小时；还能用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荷兰语、日语等十几种外语和老外打招呼。在北京的民警中，他第一个拿到英语口语高级证书，人称“双语警官”。2004年，刘文立成为雅典奥运会火炬传递手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，他再次报名参加火炬手选拔。

早上7时，前门大力胡同。一个身穿警服的大块头从小平房内走出门，将了

将衣服上被大肚子撑出来的褶皱，戴上头盔，骑上“老爷车”，和邻居大妈熟稔地打声招呼，“轰隆隆”驶出胡同。他的“老爷车”是一辆驾龄8年、老旧不堪的摩托车。

他的身影融入北京清晨的茫茫人海中。他话不多，敦厚的脸上偶尔露出木讷的神态，但一种情况除外：一碰到外国人，他立刻会神采飞扬冲上去，劈里啪啦跟对方一顿神侃，用的可都是伦敦腔、纽约腔、巴黎腔。

学外语12年，刘文立甘苦自知。



■ 2004年，刘文立从512名竞争者中幸运胜出，成为雅典奥运会火炬传递手

警察“刘能说”学外语传奇

本报记者 叶薇

13平方米的矮平房是“练习阵地”

刘文立的家类似上海棚户区的老房子，只有13平方米大，没有卫生间和客厅，进门就是厨房，卧室里堆满杂物，大部分物什蒙着一层厚厚的灰。房间里没有像样的家具，唯一引人注目是一张大圆桌，那是刘文立的学习阵地。看看桌子上摆了些啥——

1台家用摄像机。这是刘文立最值钱的家当。不上班时，他就背着摄像机，满大街转悠。一见着中英文对照的路牌，他一个不落地拍下来，回家整理、抄写、背诵。家里，这样的录像带足装了两箱子。

1个地球仪。刘文立经常指着地球仪上某个国家，一连串地说出其方位、名胜、著名历史事件等，“与荷兰人交谈得大谈郁金香；遇到丹麦人就该细说安徒生；和德国人沟通要讲奔驰车……这招特管用，一下子拉近了和外国人的距离。”

3个收音机。为了练语感，刘文立固定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、英国BBC、美国VOA的节目。起初，大部分听不懂，但他硬往耳朵里灌，强迫自己听。为了便于学习，他准备了3个收音机，不论在家、在单位还是上下班路上都能随时收听英语广播。

4个快译通。“听了不会说也是白搭。”初学时，他经常照着音标大声朗读，但收效甚微。后来，他听朋友介绍买了快译通，跟着语音提示读，纠正发音。学其他外语时，也得备好“学习武器”。为了买一个中日快译通，他几乎跑遍大半个北京城。现在他的包里总带着中英、中日、中法、中德四种快译通。

十几本外文书。《日常法语300句》《高级英语口语》《日语会话技巧》……书摆放凌乱，名目五花八门。刘文立每天花20分钟翻翻书，读一读课文。“但感觉意思不大，只是为了看看单词长什么样。”

刘文立的“装备”挺齐全，但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学外语的辅助条件。“真正的诀窍只有一个，就是说外语不能藏着掖着！”他地道道的京腔从嘴里滑出，眉毛夸张地上扬，胖乎乎的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。

为学好外语，刘文立“豁出去了”。他立下两条规矩。一是，“绝不放过”一个外国人。只要有外国人从他身边经过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去就是3句英文台词：我能为您做点什么？需要知道些什么吗？我是这里的警察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“这3句话我估计说了上万遍。”先把人留住，再闲聊，通过实战提高听说能力。二是，每周必去一次英语角。他

“你现在看我挺开心的吧。可我不是天才，我的学习方法就是‘愣背’。西班牙语的‘谢谢’有一个很长的卷舌音，我起码练了一个星期，才能说顺溜。”

刘文立说，学外语很苦，报培训班太贵，也没什么语言环境，什么都得自己摸索。他家附近有一个餐馆，常有外国人光顾。他下班后有时会在餐厅呆上几小时，“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到老师”。一次，他在餐馆碰到一个法国人。为了引起对方注意，他故意哼了一段马赛曲。果然，法国人马上凑过来搭话，听说刘文立想学法语很高兴，掏出记事本，写



■ 抓住每一次机会与老外交谈

跑完“最有意义的400米”，出名了

这几天，刘文立很忙。联系采访的电话不断，他来者不拒。他频频出境，参与各档电视节目，把12种外语编成段子，一上节目就先来段1分钟脱口秀。

在刘文立的“蜗居”，他热情地陪记者看视频资料，还手舞足蹈地讲解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出境，整个一傻帽儿！”“那个时候英语说得太寒碜，还敢上电视，我也真佩服自己的。”他评价自己每一次出境表现，眼睛盯着那些不知已经看过多少遍的资料，一刻也不肯挪开。他得意地

2/唯一诀窍：“不能藏着掖着”

总是一身警服出现在校园里，“我有点私心，就想招人眼，人家注意我了，就会跟我搭讪，我才有机会学习。”

外语改变了刘文立。28岁之前，他在警队做后勤，看渔场、当电工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同事说他是“穿了西装也不像城里人的土包子”；28岁起苦学外语，从一个说话略带口吃的人变成了“刘能说”。

为何要学多门外语？“有些外国人不会也不喜欢说英语，如果他们遇到困难，我就没法帮忙了。”热心的刘文立用独具一格的语言服务赢

得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喜爱。他家里放着许多异国风情的“珍藏品”，有徽章、玩具、地图等，那是外国游客赠送的纪念品。

如今，他能对着美国人用纽约腔，对着英国人用伦敦腔；他能从一个“qui”的发音迅速判断对方是法国人；他能在外语教授面前神侃一两个小时，一点也不怵……他的勤奋和成绩很快受到重视，被调到号称“窗口”的北海派出所景山万春亭值勤。在那里，他有了更多与外国游客接触的机会。

3/刘文立讲英语≈赵本山演小品+郭德纲说相声

下中法文对照的句子，一遍一遍带着他念。

2个小时，刘文立收获了30多个法语句子。“这不是句子对句子的交流，而是心与心的交流。”后来，他用相同的办法继续学法语和其他语种。这个法子虽然笨点，却很实用。

有了“录音教材”，还得勤练。时间一长，刘文立总结出不少经验：对着镜子，提好精气神；练之前先来段

美声，“最美不过夕阳红……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China! 唱美声，把气息沉下去，再练发音，倍儿有感觉。”再就是变腔调，“不能用平时说话的声调练。咱中国人说话用嘴的前部，外国人用嘴的后部。我说英语，不能让别人听出我是刘文立！”

说到兴起，他噌地一下站起来，做出拔枪的动作，大喊“Do stand! (站住)”“What’s a man! (什么人)”“Please get down! (卧倒)”动作利落，眼神凌厉。

转瞬，低眉顺眼，又回到憨憨的模样。“这是好莱坞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。学英语得入戏，我有个独门绝技，把练外语当成一场演出，融合赵本山的小品、郭德纲的相声、周星驰的表演，那才够味儿！”他说外语时，整个身体都在动，掀眉毛、瞪眼睛，面部表情尤其丰富。“一定要加入情感，干巴巴的语言没有美感。”他一脸认真地说。

警，变成北京市民学外语的楷模，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。

“有的媒体说我精通12门外语，太夸张了。我只是英语和法语比较好，其他都只会一些日常对话。不过，我学外语不在多少，只在心意。就好比咱北京人去美国旅游，一个美国人用北京话说‘嘿，哥们，玩儿挺开心的吧’，那感觉多爽！我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！到那时，我希望能用外国人的母语，带他们逛北京城。”

5
“你是瓦工，我是电工，咱俩算兄弟”

成名，其实没带给刘文立任何实质性的好处。他依然每天骑“老爷车”上下班；家里没暖气，大冬天得穿越半个北京，到丈母娘家“避寒”。他没有周末，没有休息日，要么值勤，要么学外语，要么参加各种活动，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家务活从来没时间理会。记者调侃他：“学了那么多外语，出国不用找导游了。”他苦笑道：“还出国呢，我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北京都没出过。”

说起现在的生活，他苦笑道：“我出名就是多了给老太太老爷爷义务补习英语的机会。”但是，他还嫌自己的名气不够响：“出了北京，就没几个人知道我了，影响力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那么想出名？”记者问。

“我想让大家知道，像我这样毫无天赋的普通人，通过努力也能活出一份精彩。再说了，得金牌是运动员的事儿，可参加奥运、分享奥运激情是每个普通人的事情，咱老百姓应该都加入进来。等退休了，我想编两本书，开个外语培训班，或者去旅行社带团。将来，要是能换个大点的房子，再买辆帕萨特，我刘文立死而无憾了。”

名人刘文立现在经常受邀到社区。他教日常英语对话，还编了一些小品，模拟外国人问路的场景，让大妈们边玩边学，边演边练。一个小时通常只能教二三个句子，但他很满足。

刘文立还收了几个“关门弟子”，有餐厅服务员、下岗女工、建筑工人。有一个徒弟，三十出头，原来在前门胡同当瓦工，每天干完活就往地上一躺。刘文立见了，实在忍不住，把他拉起来：“你是瓦工，我原来是电工，咱俩算兄弟。你看看我，都40岁了，说英语不比大学生差，还有人请我去演讲呢！你就甘心这样过一辈子？”一番话说得年轻人红了脸。后来，刘文立定期给他补习英语。到冬天，还骑摩托车从丈母娘家赶到前门，只为给他上一个小时的课。现在，这个徒弟已经到旅行社上班了。

“人到中年，不能下了班喝喝酒打打牌就过去了，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”临别时，他很认真地对记者说。